

诺贝尔文学奖
获奖作家代表作

大街 Main Street

樊培绪 译

译林出版社
VILIN PRESS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著





大街

[美国]辛克莱·刘易斯 著 樊培绪 译

MAIN STREET

译林出版社
YILIN PRESS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街／(美)刘易斯(Lewis,S.)著；樊培绪译。—南京：
译林出版社，2005.12
(译林现代经典)
书名原文：Main Street
ISBN 7-80657-926-5

I. 大... II. ①刘... ②樊...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66587 号

书 名 大 街
作 者 [美国]辛克莱·刘易斯
译 者 樊培绪
责任编辑 林 逸
原文出版 Bantam Books, 1996,4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http://www.yilin.com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
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7.25
插 页 4
字 数 409 千
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80657-926-5/1·663
定 价 (精装本)25.70 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美国，在文明、进步的路上

(代译序)

樊培绪

辛克莱·刘易斯(Sinclair Lewis, 1885—1951)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。但1930年11月的评奖结果，在美国评论界引起的反应主要不是欢迎和赞赏，而是谴责和攻击。大多数评论家不但谴责辛克莱·刘易斯，而且谴责诺贝尔奖评委会“对美国的侮辱”，说授奖给辛克莱·刘易斯是“因为他的书满足了欧洲人侮辱美国的欲望”。辛克莱·刘易斯本人对此当然不会感到意外，因为1920年他的《大街》出版后引起的反应也是爆炸性的。《大街》一方面在当时美国出版史上创了销售量的最高纪录，千万读者争相购读，一年之内印刷了二十八次；另一方面，它也招致保守的评论界对作者猛烈的谴责。《大街》的讽刺太辛辣，揭露批判太尖刻了。作者的乡亲(认出自己成了小说人物原型的)不原谅他，辛克莱·刘易斯的父亲(《大街》主人公肯尼科特大夫以他为原型)也不原谅自己的儿子。从1920年到1929年辛克莱·刘易斯的五部小说都充满了批判性，难怪乎保守势力对他那么深恶痛绝。辛克莱·刘易斯本人当然毫不妥协。和1926年他拒绝接受普利策奖不同，1930年这次他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并在领奖时发表了题为《美国对文学的恐惧》的长篇演讲，继续抨击保守势力。嘲讽、揭露、批判落后和保守势力，是他一生的创作基调。他一生的价值在这里，他对美国文明、进步的贡献也在那里。他死后，墓碑上镌刻的，除了姓名和生卒年外只有“《大街》的作者”这几个字。

辛克莱·刘易斯 1885年2月7日生于美国中西部明尼苏达州

索克森特(Sauk Centre)镇。该镇在辛克莱·刘易斯出生时只有2870人。他父亲是医生。辛克莱·刘易斯从小性格内向、孤僻，他爱阅读、思考，爱观察、写作。十七岁中学毕业，到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(Oberlin College)读了半年书后，考入耶鲁大学。1903年至1908年，在耶鲁大学念书这几年当中，他曾利用假期到船上做工，借机去过两次英国；他还曾短期到作家厄普顿·辛克莱(Upton Sinclair, 1878—1968)在新泽西州创办的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农场干过活；他还到纽约做过临时工，编辑儿童诗向各杂志出售；他还曾坐轮船统舱去巴拿马运河区找工作。1908年6月他在耶鲁大学获得学位，然后在美国各地漫游，做过编辑、记者，认识了不少左派作家，包括杰克·伦敦。他大学毕业后主要就是靠一枝笔维持生活的。他结婚两次，都以离婚告终。他一生出版过二十多本书，文章不计其数。20年代成名后他经济收入丰厚，但他多次游欧洲，常以旅馆为家，生活始终显得落漠、孤单。辛克莱·刘易斯于1951年1月10日因心脏病在意大利罗马逝世。按照他遗嘱的要求，他的骨灰运回故乡安葬。

辛克莱·刘易斯的早期(20世纪20年代之前)文学创作没有什么突出成就；30年代以后的文学创作也走下坡路，尽管作品不少，但都算不上大手笔。20世纪20年代这十年是他文学创作上了不起的时期，写了五部杰作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上详加评论的也就是这五部小说：《大街》(*Main Street*, 1920),《巴比特》(*Babbitt*, 1922)，这两部小说不仅成了美国小说史上的扛鼎力作，而且两书的书名已作为词条收进《美国传统词典》、《韦氏新世界大学词典》、《简明牛津词典》等词书中；《阿罗史密斯》(*Arrowsmith*, 1925)，写一位正直的医生阿罗史密斯为坚持科学的研究、造福人民而到处碰壁、历尽艰辛和磨难的事迹；《埃尔默·甘特里》(*Elmer Gantry*, 1927)，写一个宗教骗子埃尔默·甘特里劣迹昭著，但步步高升的荒唐经历。教会保守势力对这部书极为恼火并对作者威

胁、谩骂了多年；《多兹沃思》(Dodswoorth, 1929)，反映 20 世纪 20 年代两性关系观念的变化。工程师出身的富人多兹沃思，其妻自私、虚荣、追求享受，最后家庭破裂。总之，这五部作品足以体现辛克莱·刘易斯的思想及艺术成就。

长篇小说《大街》出版后没有几年，“大街”就在美国成了家喻户晓的流行语。前面提到的英、美出版的几种权威性词典，以及我国出版的《英汉大词典》，对“大街”一词都有特定的解释，即泛指一种保守、狭隘、实利主义、自我陶醉的观念和行为。讽刺、批判这种观念行为是长篇小说《大街》的主旨。当然，如同一切文学杰作一样，《大街》的思想、艺术和人物形象是丰富、复杂、多层次，有时甚至是矛盾的。《大街》写了八十多个不同的人物，其中出场较多的人物有三十多个。卡罗尔和她丈夫肯尼科特医生是两位主要人物。两人思想性格不同，优缺点不同。他们对待镇上的不同事件和各种人物持不同态度，自己的思想性格也从而展现出来。书中描写的众多不同人物又以其各自的言行及人际关系，构成了格佛草原镇这幅五光十色的风俗画长卷。

女主人公卡罗尔出生在一个法官的家庭，从小受良好的教养，聪明美丽，思想单纯，心地善良，大学毕业后留在大城市的大图书馆短时工作过。她和肯尼科特这位乡村医生结婚后愿意随丈夫到格佛草原镇定居，是抱着“改造草原小镇”的愿望而去的。但她在回家的火车上已经感到肮脏、混乱，下火车后在她面前呈现的小镇面貌寒碜、丑陋、单调、呆板。人际环境同样糟。镇上的人，包括可以左右镇上事务的上层人物，大都心胸狭隘，思想保守，自满自足，庸碌粗俗，爱搬弄是非，爱打听别人的闲事，甚至偷窥别人的一举一动。她想做点实事，如改建市政厅，改造旧房，但上层人士和富人不支持，她碰了一鼻子灰。在她之前，律师盖伊·波洛克也抱有和她类似的愿望，但碰壁之后畏缩、消沉，自称感染了“乡村病毒”。镇上也有以青年、少女为主体的俱乐部、读书会，但他们的活动乏

味、肤浅，那些读书报告在学术上完全是空洞、过时的。时间稍长，卡罗尔在众人眼中就成了高傲、任性、自命风雅的人。大家对她敬而远之，她无法融入这个社群。因为与律师波洛克有较多共同语言，因为对裁缝店小工人埃里克的爱读书有好感，想助他一臂之力，卡罗尔在众目睽睽之下又成了闲言碎语中的焦点人物，思想压力不堪忍受。对这个镇，她在厌恶之外，又增加了一层恐惧。更使她目瞪口呆的是恶势力对弱者的欺凌、迫害。工人迈尔斯因为相信无神论，于是不为教会所容；因为言语直率、敢顶撞有钱人，所以被全镇孤立，最后丧妻失子，在镇上无法立足，一走了之。刚从学校毕业不久来镇上当教师的弗恩·马林斯小姐，遭到流里流气的男生调戏，反遭学生家长辱骂，最后也不得不离开这个小镇。对工人迈尔斯和女教师弗恩真正表示同情并给予精神安慰的，全镇只有卡罗尔一人。后来她在小镇实在待不下去了，也只好出走。

卡罗尔在华盛顿待了两年，感到首都和小镇既有不同之处，也有相同之处。她明白了：恨个别的人和事是不必要的，这些人和事带有普遍性。挫折和打击磨掉了她的一点棱角，但她的锐气并未消磨尽。她成熟、灵活一些了，但并没变得虚伪。易卜生的“娜拉”出走后是一去不回的，卡罗尔两年后却从华盛顿返回格佛草原镇。那不是兴高采烈的凯旋而归，她是怀着失败英雄的悲壮感回去的。尽管她承认自己失败了，但她恪守自己的信念，声称对镇上的陋习还要继续批评指摘。

和卡罗尔热心改革不同，肯尼科特大夫思想保守，没有什么“开拓、前瞻”的兴趣。要说“前瞻”，他结婚后想先攒点钱再生个孩子，然后盖一所让全镇刮目相看的漂亮房子，再就是攒够养老的钱。为此，在行医之外他热衷于做地产生意。他的兴趣过分向物质倾斜，略显低俗。他不仅不同情、支持卡罗尔激进的思想、言行，而且无法进入卡罗尔读诗、听音乐那些精神领域。他不仅循规蹈矩，对激进的言行还以“绳之以法”之类的口吻加以谴责、反对，而

且他把卡罗尔欣赏的高雅文艺斥之为“破烂货”，嗤之以鼻。这些都是作者对他的贬抑，甚至对他的粗鲁举止，如当着别人的面搓脚趾之类，辛克莱·刘易斯描写起来笔尖也是饱含辛辣味的。

但作者决无全盘否定这个人物之意。相反，他处处赞颂这个人物的优秀精神品格，使读者对肯尼科特油然而生敬意。首先是肯尼科特埋头苦干的踏实精神。作为乡村医生，哪怕半夜三更接到病人电话他都马上出诊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冰天雪地不能开汽车就赶马车，病情危急就在病人家中简陋的条件下动外科手术。卡罗尔是目睹了这些情景的。平时因两人性格不合她忧郁感伤，但在丈夫的救死扶伤的英雄行为面前她变得像小学生一般崇拜、惊叹。另外，肯尼科特心地善良，因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、敬业精神。比起卡罗尔他平时是多了一点等级观念的。对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人他平时是不太放在眼里的。但一旦这个下等人得了病他就会尽心尽力去救治。贫穷的病人因暂时付不出医药费而畏畏怯怯，他会加以宽慰，甚至还关照家人拿点食物给病人充饥。他虽然不懂济慈的诗和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，但他医术精湛，并努力追赶医学新进展。无数病人就在他那双外科医生的巧手下转危为安了，尽管他那双手不善于爱抚自己的妻子。还有，肯尼科特医生爱祖国、爱家乡、爱家人。哪怕中伤他妻子的流言蜚语满天飞，他也不为所动；哪怕妻子出走，他也到华盛顿去向妻子表达自己的诚意。这都是男子汉的宽阔胸怀。肯尼科特和卡罗尔两人之间这种互相包容，是他们克服差异免于家庭破裂的基本条件，也是他们各自的内涵和修养的表现。他们都是有突出的优点又有严重缺点的。作者显然爱用对照的手法来显示人物性格。比如拿卡罗尔的缺点和肯尼科特的优点一比照，就更清楚她缺乏韧性，缺乏埋头苦干、一干到底的精神。拿卡罗尔和女教师维达·舍温一对照，也显出卡罗尔缺乏灵活、变通的弹性。维达·舍温毕竟干成了一件漂亮的实事，把新校舍建起来了。这事关键在筹款。向富人游说募捐不但

要有耐心而且要有技巧。像卡罗尔那种一语不合调头就走的性格最终是一事无成的。她的思想带有空想、浪漫色彩，她的性格也略显肤浅，虽然她对自己的信念很执着，对下一代的进步充满信心。

卡罗尔和肯尼科特的突出优点，不但与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是一致的，而且也和全人类的普世伦理主要原则是一致的。文明、进步是先进力量对保守、落后势力作斗争的历史进程。自 20 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，美国社会又一次掀起大规模的社会改革潮流。改革的中心任务是消除贫困和愚昧。社会改革的深化导致 20 年代美国经济、文化的繁荣。美国有文学史家认为斯托夫人和辛克莱·刘易斯是最能顺应历史潮流的作家。斯托夫人用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唤起人们对蓄奴制的憎恨，辛克莱·刘易斯则用《大街》唤起人们对深化社会改革，战胜愚昧、落后的热情。《大街》的问世，无疑是对美国文明、进步的贡献。

这就是美国——一个几千人的小镇，位于小麦、玉米产区，那儿有许多奶牛场和小树林。

我们故事中的那个镇叫做“明尼苏达州格佛草原镇”。不过镇上的“大街”和全国各地的“大街”并无二致。这故事和在俄亥俄州、蒙大拿州，在堪萨斯州、肯塔基州或伊利诺伊州听到的故事，是一模一样的；和在纽约州或卡罗来纳州山区讲述的故事也没有多大区别。

“大街”是文明的峰巅。因为有汉尼拔入侵罗马，伊拉斯漠隐居牛津著书立说，今天这辆福特牌汽车才得以停靠在时装公司门前。食品杂货商奥利·詹森对银行家埃兹拉·斯托博迪的一言一语，对伦敦、布拉格以及海上荒岛来说都是新的法规。凡是埃兹拉不知道、不认可的东西，都是异端邪说，不值得去了解，想想都是有害的。

我们的火车站是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。萨姆·克拉克五金店每年的营业额，都使已成人间天堂的四乡啧啧称羡。玫瑰影宫上演的影片寓意深刻，它的幽默也是绝对正经的。

这就是我们的令人欣慰的传统以及坚定的信念。如果用另一种方式去描绘“大街”，或者怀疑还会有别的信念这样来折磨老百姓，那不正是暴露了自己是个愤世嫉俗的异己分子吗？

第一章

在密西西比河畔的一座小山上，伫立着一位姑娘。五六十年前奇帕瓦族印第安人曾在这儿栖身。在北方湛蓝天幕的衬托下，姑娘的身影像浮雕一样分明。现在已经看不到印第安人了，映入她眼帘的是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的面粉厂，以及摩天楼灯光闪烁的窗户。她正在想着的不是印第安女人，不是水陆货运，也不是身影总在她四周的北方佬皮货商。她现在正沉思着胡桃奶油巧克力糖、布里厄^①的剧本、那些坏家伙要排练的种种理由，以及那位化学教师盯住她那把耳朵盖起来的新发型的情景。

一阵和风在千里麦田吹拂而过。她的塔夫绸裙子被吹得鼓了起来，是那么优雅，那么充满活力，那么美丽动人。山下路上偶尔瞥见她的人，不由得把心收紧，对她的闲适充满渴望。她举起双臂，身子后仰，背顶着风。她的裙子垂下了又被吹开，一绺头发也被吹乱了。山顶上的这位姑娘青春年少，入世未深，天真温顺。她在和风中陶醉，就像她渴望陶醉在生活中一样。这充满期待的青春，是一出没完没了的痛苦的喜剧。

她就是卡罗尔·米尔福德。她从布洛杰特学院溜出来一小时了。

① 布里厄(1858—1932)，法国戏剧家。

拓荒时代，少女戴遮阳帽的时代，用砍伐松树开荒的斧子把熊砍死的时代，已经一去不返了。这位叛逆的姑娘，代表了被称作美国中西部的令人迷惘的帝国的精神。

二

布洛杰特学院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区边缘。这是正统宗教的堡垒，至今还在和伏尔泰、达尔文、罗伯特·英格索尔^①的近代异端邪说辩论。明尼苏达、艾奥瓦、威斯康辛、南北达科他州虔诚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到那里，学院也保护他们，使之免受一般大学的歪风邪气的影响。不过学院也庇护那些乐于助人的姑娘，爱唱歌的小伙子，以及一位真正喜欢弥尔顿和卡莱尔的女讲师。因此卡罗尔在布洛杰特待了四年，并非完全虚度光阴。学院不大，对手很少，爱冒风险又多才多艺的卡罗尔就得以崭露头角。她爱打网球，爱主办火锅聚餐会，选了戏剧研究班的课，去“对唱”，还参加了旨在艺术实践和加紧推广“大众文艺”的五六个社团。

在她班上有两三个女孩比她漂亮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比她更热情。喜欢在课堂开玩笑的人当中，喜欢跳舞的人当中，她都同样引人注意，尽管布洛杰特学院三百个学生里头，朗诵得比她准确的有几十上百，波士顿舞跳得比她潇洒的也有几十人。她浑身上下都是活生生的——纤细的手腕，粉红色的皮肤，天真少女的双眸，黑色的头发。

当她穿着薄睡衣，或者洗完澡从浴室冲出来时，同宿舍的女孩子看到她苗条的身段都感到吃惊。她的身材好像只有她们想像的一半大小，她是个需要理解和关怀的弱小孩子。姑娘们窃窃私语：“超凡脱俗的小精灵。”可是她的精神有影响力，她大胆地相信

① 罗伯特·英格索尔(1833—1899)，美国政治家。

想像中还相当朦胧的光明、美好的事物。和布洛杰特女子篮球队那些体格健壮的女队员中任何一位相比，她都显得精力更充沛。那些女队员穿着端庄的蓝哔叽灯笼裤，有粗棱的羊毛袜下小腿肚鼓鼓的，她们在体育馆练球奔跑，把地板踩得砰砰作响。

即使疲倦了，她的目光还是警觉的。她到现在还不知道世上这种力量多惊人：做起残忍的事若无其事，做起蠢事来还傲气十足。不过即使碰到了那种令人沮丧的势力，她的两眼也绝不会变得阴郁、沉重或者热泪盈眶。

因为她的热情，因为对她的喜爱，还有被她激起的“迷恋”，卡罗尔的熟人在她面前都是畏缩、拘谨的。就是在她热情洋溢地唱着赞美诗，或是兴致勃勃地琢磨着恶作剧时，她依然显得有点儿冷淡和挑剔。也许她容易上当受骗，而且她生来崇拜英雄，可是她凡事总要问个究竟，而且是打破砂锅问到底。不管她会成为怎样的人，她绝不是个安安稳稳的人。

她的兴趣广泛使她弄巧成拙。起先她希望自己有一副非凡的嗓子，接着希望有弹钢琴的天才，她还希望有演戏、写作、管理组织机构的才能，一件接一件。她总是感到失望，可又总是重新抖擞精神——投身到立志成为传教士的学生志愿者行列，给戏剧俱乐部绘布景，给学院的杂志拉广告等等。

星期天下午在小教堂的演出，是她登峰造极的成就。在暮色中，她拉着小提琴跟着风琴的主旋律。烛光照到她身上。她穿着一袭笔挺的金色的长连衣裙，弯着手臂拉弓，嘴唇紧闭。这时候，每个男子都对宗教充满爱意，也对卡罗尔倾心爱慕。

临毕业的一整年，她都焦急地把自己全部实验和部分成就与职业生涯联系起来。在图书馆的台阶和主楼的走廊，每天都有一些女生在谈起“毕业以后干什么”的问题。即使那些姑娘知道自己就要结婚了，也要假装正在考虑一些重要的职位；哪怕知道自己非工作不可，那些人也要暗示有一些了不起的求婚者。至于卡罗尔，

她是个孤儿。她惟一的近亲是一位平庸乏味的姐姐，已经嫁给圣保罗一位眼镜商人。她已经把父亲的遗产花掉了一大半。她没在谈恋爱——换句话说，她不是经常谈恋爱，而且每次谈恋爱时间都不长。她得自食其力。

可是怎样自食其力？怎样征服世界——几乎完全是为了世界本身得益——她就不明白了。大多数没订婚的姑娘都打算当教师。这些人分为两类：漫不经心的年轻女子承认，一旦有机会结婚，就离开“讨厌的教室和肮脏的孩子”；那些用功的，其中有些是前额又大又圆、眼珠突出的少女，在班级祈祷会上祈求上帝“引导她们迈向至高无上的福地”。这两种人对卡罗尔都没有魅力。头一种人看来“心不诚”（这段时间她最喜欢用这个字眼）。而那些诚挚的少女，依她之见，因为只相信死抠语法来评价恺撒，所以是福是祸还未可知。

在大学最后一年，她先后多次做过最后决定：攻读法律，写电影剧本，当专职护士，嫁给一个来路不明的角色。

后来她对社会学很感兴趣。

社会学教师是新来的。他已经结婚，因此对他要有所避忌。不过他是从波士顿来的，又曾在纽约大学区和一些诗人、社会主义者、腰缠万贯的犹太人社会活动家生活在一起，而且他那白皙、强健的颈项非常漂亮。他领着一班嘻嘻哈哈的学生到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去参观监狱、慈善机关、职业介绍所。卡罗尔慢吞吞地走在队伍的最后，看到别人大惊小怪地盯着穷人看，就像在动物园里一样，她就感到愤愤不平。她感到自己是个大救星。她用手按住嘴，用食指和拇指把下唇捏得生疼，皱着眉头。因为远离这伙人她感到沾沾自喜。

有个名叫斯图尔特·斯奈德的同班同学，是个魁梧、能干的年轻人，他身穿一件灰色法兰绒衬衫，系着退了色的黑领结，头戴一顶绿紫条纹的时髦鸭舌帽。他和卡罗尔走在别人的后面。他一脚

踩在南圣保罗牲畜围栏的马粪上，于是对卡罗尔发牢骚说：“这些呆头呆脑的大学生，我真烦透了。他们真不可一世。该让他们到农场干干活，像我一样。那些工人能把他们全都要得团团转呢。”

“我就是喜欢那些普通工人。”卡罗尔容光焕发地说。

“只是你别忘了，那些普通工人并不认为自己普通。”

“你说得不错！真对不起！”卡罗尔吃惊地、谦卑地动了动眉毛。她的目光充满了对世界的慈爱。斯图尔特·斯奈德凝视着她。他把两只红通通的拳头塞进自己的口袋，又猛地抽出来，果断地松开拳头，在自己身后把两手捏紧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我知道，你理解人。那些讨厌的女生一大半——哎呀，卡罗尔，你能帮人很多忙的。”

“这话怎么讲？”

“噢——没什么——你知道——同情就行了——如果你是——比如说，你是律师的太太。你会理解他的当事人的。我准备当律师。我承认，有时候我在体贴别人方面做得不够。我对人很不耐烦，简直受不了。你要碰到一个严肃认真的人就好了。你会使他更——更——你知道——更能体贴人！”

他微微撅起双唇，两眼像看家狗一样，乞求她津津有味地听他讲下去。正当他的感情汹涌澎湃时，她避开了。她喊道：“噢，看那些绵羊——有好几百万头呢。”她快步地往前走。

她对斯图尔特不感兴趣。他没有白皙、好看的颈项，又没有在著名的改革家中间生活过。目前，她想得到贫民福利房的一间小室，像修女一样却不用穿黑袍，还能做善事，读萧伯纳的作品，大力提高一大群心怀感激的穷人。

在社会学课外读物中她看到一本书，论述的是改善乡村的事——植树啦，乡镇露天演出啦，少女俱乐部啦等等。书上还有法国、新英格兰、宾夕法尼亚的草地和花园围墙的照片。这本书是她无意中发现的。她那时轻轻地打了个哈欠，又轻巧地用手指尖拍

了拍嘴巴。

她懒洋洋地坐在窗下座位上浏览这本书，穿着棉线长袜的纤腿交叉着，膝盖顶着下巴，一面看书一面抚摸着一只绸缎枕头。她周围是布洛杰特学院宿舍到处都有的东西：窗下有花布罩的座位，姑娘们的照片，一幅古罗马圆形竞技场的复制画，一只火锅，十几个枕头有的是绣花的、有的缀着玻璃珠子，或者有烙画。只有一幅跳舞的酒神女祭司的微型画在这里很不协调。除了这幅画是卡罗尔自己的，别的东西都是从几代女学生那儿继承下来的。

她认为这部论述改善乡村的论著，就是这种平庸现实的一部分。不过她的烦躁不安突然消失了，她如饥似渴地读起这本书来。到三点钟的铃声召唤她去上英国历史课之前，这本书她已浏览了一半。

她叹了口气说：“我毕业后要做的就是这个！我要到一个草原乡镇干，把那地方弄得漂漂亮亮的。要给人启示和激励。我想到时最好当教师——不过我不会当那种类型的教师。我不会懒洋洋地混日子的。他们干吗要在长岛建那么多花园别墅？谁也没到这儿西北部丑陋的小镇干出点名堂，除了举办一些振兴基督教大会，建一些图书馆去收藏儿童读物，就什么也没有了。我要让他们种上草坪，建起可爱的乡村小别墅，还有一条诱人的大街。”

整堂课上她都感到得意扬扬。这种课是乏味的教师和不愿上课的二十岁的孩子之间的争辩，在布洛杰特学院很典型。教师总是取胜，因为学生非回答他的问题不可，而对学生的离经叛道的问题，他可以用提问的方式反击：“这问题你们到图书馆查过没有？那好吧，你们该去查一查！”

历史教师是位退休牧师。他今天挺挖苦的。他问那爱好体育运动的查利·霍姆伯格：“查利，你追赶那只害人的苍蝇入了迷，假如我问你知道英王约翰的事，会不会妨碍了你？”他令人高兴地问了三分钟，才搞清楚没有一个学生能记住制定英国大宪章的

确切日期。

他的话，卡罗尔没听进去。她要画完砖木结构的市礼堂的屋顶。她发现草原乡村有个人对她画的逶迤的街道和拱廊不以为然，可是她召集了镇委会，出人意料地战胜了他。

三

卡罗尔虽然生在明尼苏达，但她的心和草原村镇并不贴近。她父亲是马萨诸塞州人，笑容可掬，不修边幅，又博学又善良，还很风趣。在她整个童年时代，父亲都在曼凯托当法官。曼凯托不是草原村镇，它的街道两旁有绿树成阴的花园，小路两旁长着榆树，和白房绿树相掩映的新英格兰如出一辙。曼凯托位于峭壁和明尼苏达河之间。紧挨着特拉弗斯。最初来定居的人曾在这里和印第安人签订过协议。那些偷牛贼也曾在一队队警察拼命追捕时骑马飞奔到这里来。

卡罗尔曾经爬上这条幽暗大河的堤岸，倾听过与大河有关的种种轶闻传说：有的说到大河西边广袤大地的黄色洪水、白色水牛骨；有的是关于南方的码头、爱唱歌的黑鬼、棕榈树林——大河永远神秘地朝那边流去。她仿佛又一次听到六十年前在沙洲上搁了浅的、有高烟囱的内河轮船上令人震惊的呼喊声、沉重的喷气声。她仿佛看到甲板上的传教士、戴高礼帽的赌徒、披着红毯子的达科他州酋长……夜晚河流一带传来的汽笛声、扑通扑通的划水声在松树林旁回响，漆黑流淌的水上闪着亮光。

卡罗尔一家的生活有很多新花样，他们乐在其中。圣诞节的礼仪既令人吃惊，又充满柔情；“化装晚会”上既纵情欢乐，又令人感到荒唐可笑。他们家所讲的神话里的野兽，不是晚上从柜橱跳出来吃小女孩的动物，而是心地善良、天真烂漫的精灵——有一个精灵是羊毛做的，蓝颜色，住在浴室，会飞奔出来给孩子们暖小脚。